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

Distr.: General  
27 Jul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6 日，纽约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道德层面和安全挑战

由罗马教廷提交

### 一. 引言

1. 罗马教廷相信，即将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将根据我们“尽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并朝着核裁军方向采取有效措施”的共同意图，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sup>1</sup>

**“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2. 2020 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通过五十周年，也是缔约国无限期延长该条约二十五周年。1995 年至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提供机会，用于发展和澄清缔约国承担的法律义务以及《不扩散条约》制度在向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提出要求方面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的记录是进展有限和承诺未得到履行，这需要在已经推迟的 2020 年审议大会上紧急予以重新审议。

3. 此外，《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生效有助于充分履行《不扩散条约》对核裁军的承诺，<sup>2</sup> 其支持者申明该条约符合《不扩散条约》，但一些核大国声称该条约破坏了《不扩散条约》制度。在一个新的军备控制与核裁军综合制度中解决这一差异，预示着将是 2020 年审议大会面临的一项挑战。

4. 此外，新出现的地缘战略环境和乌克兰当前的冲突，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为与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2020 年审议大会面临着繁重的议程。

<sup>1</sup> 方济各教皇，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的讲话，2020 年 9 月 25 日，纽约，引用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序言。

<sup>2</sup> 罗马教廷提交《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维也纳)的文件：《<禁止核武器条约>：展开对话和采取行动的渠道》。



## 二.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历史进程及其挑战

5. 《不扩散条约》努力为动荡的核军备竞赛带来稳定。该条约提出了三个目标：(a) 防止核武器扩散；<sup>3</sup> (b) 促进所有缔约国实施裁军，包括就有关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有关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一秉诚意进行谈判；<sup>4</sup> 和(c) 保证核发展只用于民用目的。<sup>5</sup>

6. 1968年，军备控制人员估计，20至30个国家最终可能拥有核武器。今天只有不到1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就此而言，《不扩散条约》可被视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7. 五年一次的审议大会为评估《不扩散条约》各项目标的进展和挫折、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和制定新的目标提供了机会。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上，缔约国无限期、无条件地延长了《不扩散条约》，并推进了创建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努力；这一提议在2010年得到延长，但从未得到充分执行。2000年审议大会列出了落实第六条关于实现核裁军和全面裁军的要求的13个实际步骤。在此期间的几年里，核武器国家未能落实其中许多建议。2010年审议大会还重申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该审议大会承认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武器国家降低其核武器的战备状态的正当利益。审议大会还敦促彻底裁军并维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 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8. 从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开始的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审议大会的未竟工作，显然是即将举行的会议的高度优先事项；但这些工作一再被提出，但从未得到执行，这一事实应为认真制定战略提供了理由，研究如何使缔约国参与落实这些工作。

9. 《禁止核武器条约》于2021年1月22日生效。尽管该条约引起了一些辩论，但它的生效为就这两项条约的互补性集聚共识提供了一个机会。

10. 此外，世界似乎已经倒退到一个新的动态，这一动态让人想起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但缺乏冷战后期的可预测性和稳定因素。除此之外，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不断升级的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言论。目前的谈论忽视了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区别，使所有情形都有可能出现，甚至对常规性质的防御行动作出毁灭性核反应的情形也有可能出现。在冲突中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使2020年审议大会的工作更加紧迫，即通过在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取得进展，维护和扩大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免遭来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威胁。此外，

<sup>3</sup>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条。

<sup>4</sup> 同上，第六条。

<sup>5</sup> 同上，第四和第五条。

削弱对国际法原则和双边及多边协定的尊重，会大大损害国际社会内部的任何信任。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核武器不能再被视为通过提供“某种力量平衡”来确保“现状”的工具。这使得核武器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使核战争的情形变得实实在在。

11. 核不扩散/裁军制度面临的大量新挑战需要人们予以认真关注；这些挑战可以归类为威力、脆弱性、相互联系以及道义责任的丧失：

### 威力

现代化计划。通过将新发现纳入核计划，核武库的破坏力正在增加；这种增加既涉及运载系统，也涉及武器。服务于核军备计划的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和网络技术破坏了威慑的稳定性，并损害了《不扩散条约》制度。

灵活的策略。一些国家将核武器视为防范其对手的压倒性常规优势的一道树篱。主要核武器国家的军事理论考虑部署核武器以应对非核威胁，甚至是为了防止在常规冲突中遭受重大损失。

防火带丧失。另一个挑战是失去了冷战时期的把握，即人们可以在政策和军事实践中保持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一个“防火带”。设想实施核打击以有力地防止非核攻击(化学和生物攻击，但也包括常规或网络攻击)或对非核攻击实施报复，甚至为了避免在即将失败的冲突中战败等战略，都威胁到全球共同利益，同时对和平与全球稳定造成更大的威胁。

### 脆弱性

军备控制制度的逐步削弱。标志着新核时代脆弱性的一个地缘政治事态发展，表现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遭到抛弃。此外，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已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这一决定使人们怀疑该条约是否仍然可行。2020年审议大会尚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已经延长了《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裁武条约》)，并开始了重要对话，但乌克兰境内的冲突及其对欧洲和全球安全架构的更广泛影响随后严重破坏了这一对话。

新技术。运载系统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拥有核武器带来的风险。新的运载系统技术(高超音速平台、规避弹道和无人潜航器)缩短了决策和反应时间，从而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压力。网络技术使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预警系统和发射系统变得脆弱，甚至容易受到匿名黑客攻击，从而增加了核事故风险。当自主部件集成到核武器系统中时，这变得特别令人担忧。的确，自主部件的集成可以使核战争超出人类的控制，而人的判断在纠正计算机错误和避免核事故、核升级及使用核武器方面是无价的。人类对核武器的责任永远不能被自主决定所取代。

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与核武器系统一起使用，带来了深度伪造和中毒数据的严重风险，从而引发对虚假信息做出快速反应而使用核武器。任何数字技术都不可能完全安全并免受网络攻击，但核武器系统具有特殊的脆弱性。当前运行的系统

包含许多不同的设备，而这些设备使用各种年龄和来源的操作系统，其软件已经多次更新和修补。有悖常理的是，“现代化”可能会无意中增加这些数字脆弱性。

### 互联性

多级性。冷战期间，国际体系是两极的，除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外的核大国在全球力量平衡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然而，今天，核国家(其中一些仍未加入《不扩散条约》)之间存在多重竞争。目前，用于生产使用核武器的手段的辅助设施令人不安地增加。

战略不稳定性。对《不扩散条约》产生不利影响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稳定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某些核武器国家的决策者对威胁的不同看法削弱了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从而严重损害了紧张局势时期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在冷战后时期采取的许多减少威胁和危机管理举措(例如，减少威胁中心、热线、危机管理协议、军方之间的交流以及防止盗窃裂变材料的努力)已经停止或大大减少。

### 道义责任的丧失

人类承受的风险。随着核武器系统的增长和精密化、人类和地球脆弱性的扩大以及全球互联性的升级，对人类构成的风险正在增加。这是因为“我们巨大的技术发展没有伴随着人类责任、价值观和良知的发展”。<sup>6</sup>

尊重国际法。《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保障各民族的安全”，这并非偶然。<sup>7</sup>只有在《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框架、无核武器区、《新裁武条约》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等国际协定的制衡下，人类才能至少在实现核裁军的必要时间内支撑核责任的负担，而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每一次破坏条约的企图都会增加人类对核武器的脆弱性。

### 寻求国际及整体安全与和平

12.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暴露了我们虚假的安全”，突显了人类大家庭团结方面裂缝的深度。<sup>8</sup> 疫情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二十一世纪对我们的安全、和平以及向无核武器世界过渡所构成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多极世界中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其许多侧面，例如恐怖主义、不对称冲突、网络安全、环境问题、贫穷，就会有不少人怀疑核威慑是否足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sup>9</sup> 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这场大流行疫情本身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一个重要的教训是，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安全理念，转向更广泛的“整

<sup>6</sup> 教皇方济各，《通谕：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2015年5月24日，第105段。

<sup>7</sup> 《不扩散条约》序言，第1段。

<sup>8</sup> 同上，《大流行疫情时期非同寻常的祈祷时刻》，圣彼得大教堂的柱廊，2020年3月27日。

<sup>9</sup> 教皇方济各，对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的联合国会议的致辞，2017年3月23日，纽约。

体安全”理念。从这个角度看，有必要超越核威慑：整体安全要求国际体系放弃其中一些成员所遵从的核威慑。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前瞻性战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目标，避免短视地处理国家和国际安全问题。

### 三. “万物互联”：界定共同的目标

13. 罗马教廷赞扬并支持已经加强了国际合作并对防止核扩散和促进核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还有助于促进整体人类发展、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人类博爱和社会友谊。罗马教廷深信，《不扩散条约》序言的精神和文字都对核武器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核武器是对发展、环境和人类博爱构成障碍的工具。<sup>10</sup>

14. 当前的地缘政治事态发展还展现出，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可以为了一些人的安全而牺牲数百万人的尊严，从而切断人类大家庭的完整性。这种武器使我们陷入“安全困境”。<sup>11</sup> 核武器也假定可以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牺牲、破坏和摧毁环境。

15. 核武器的存在、继续拥有和现代化也提出了与发展和环境有关的道德问题。既要努力履行关于整体人类发展和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的承诺，又要保留有可能造成破坏性人道和生态后果的武器，这两者之间是无法达成一致的。一次蓄意或意外的核爆炸将立即摧毁全球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成就。《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在这方面非常清楚地表明，要促进建立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尽量减少用于军备的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

#### 整体人类发展

16. 任何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共同利益的努力都必须以确保每个人整体发展的愿望为基础。正如 1986 年《发展权利宣言》所声明的那样：“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sup>12</sup> 正如教皇方济各也说过的，“我们有限制和引导技术所需的自由；我们可以让技术为另一种进步服务，即一种更健康、更人性化、更社会化、更完整的进步”。<sup>13</sup>

17. 尽管如此，“军备竞赛的升级依然有增无减，而实现武器现代化和开发新武器、不仅是核武器的代价，对各国而言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因此，我们人类大家庭面临的真正优先事项，诸如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和平、开展教育、生态和保健项目以及发展人权，都被放在了第二位”。<sup>14</sup>

<sup>10</sup> “用于解释条约的上下文，除案文、包括其序言和附件以外，还应包括任何[……]”，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2 条。

<sup>11</sup> 不断的安全化加剧了最初推动这一过程的恐惧和力量动态。

<sup>12</sup>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 2.1 条，1986 年 12 月 4 日。

<sup>13</sup> 教皇方济各，“Laudato Si'”，第 112 段。

<sup>14</sup> 同上，对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和实现整体裁军的前景国际专题讨论会的致辞，2017 年 11 月 10 日，罗马，梵蒂冈。

18. 由于这场大流行疫情揭示了直面这些优先事项的必要性和困难，《不扩散条约》序言有助于提醒我们《不扩散条约》如何有助于处理这些优先事项。的确，序言中清楚申明，“要促进建立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尽量减少用于军备的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sup>15</sup> 序言采取全面和整体的看法看待裁军，同时考虑到其正面外部效应。裁军不仅缓和了国际关系，而且使各国能够将重要资源用于最弱势群体。这些资源对于促进整体人类发展与和平至关重要。对我们称之为安全的“偶像”，最好从影响人类大家庭的真正优先事项来理解。将资源从军备重新分配给整体人类发展是一项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在全球大流行疫情中更是如此。

19. 整体人类发展不仅仅是一项经济结构调整工作，而是要设法将人类与自身和地球联系起来。这种发展不仅涉及技术进步，而且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包括一个人和社区、文化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出世层面。整体人类发展旨在保障所有人的切实权利，而要为此提供资金，只需目前用于储存武器和实现武器现代化的资金中的一部分就可轻松做到。在一个全球大流行疫情以及大规模的安全、社会、经济、粮食、能源和气候危机的时代，这一呼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倾听。没有每个人和所有人的发展，真正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没有裁军与和平努力，减贫战略是无法执行的。

20. “如果我们谈论和平，却不采取行动在地球各国人民中实现和平，后代将站起来谴责我们失职。我们怎么能够一边制造可怕的新战争武器，一边谈论和平呢？”<sup>16</sup>

### 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

21. “自然环境是一种集体利益，是全人类的遗产，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说我们拥有一些东西，那只不过是加以管理以便造福于所有人而已。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良心就会背上剥夺他人生存的负担”。<sup>17</sup>

22. 除了对人造成人道后果以外，为了充分认识到裁军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妥善考虑武器对环境的影响。由于人类的繁荣与环境健康密不可分，因此整体安全办法也必须优先考虑关爱环境。

23. 相反，“战争总是对环境和各国人民的文化财富造成严重损害，而当考虑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时，这种风险就更大了”。<sup>18</sup> 因此，还应以保护环境的名义进行核裁军，因为只要核武器存在，蓄意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就会对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核武器可以被视为大规模毁灭环境的武器。

24. 这是罗马教廷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认真关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就必须为消除核武器作出不懈努力。

<sup>15</sup> 《不扩散条约》序言，第 12 段。

<sup>16</sup> 教皇方济各，在和平会议上的讲话，2019 年 11 月 24 日，日本广岛。

<sup>17</sup> “Laudato Si”，第 95 段。

<sup>18</sup> “Laudato Si”，第 57 段。

## 人类博爱和整体安全

25. “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意味着，对核武器威胁做出的任何反应都应该是基于相互信任的集体和协调一致的反应。这种信任只能通过对话来建立，而对话要真正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保护被遮盖起来的利益或特定的利益；这种对话应尽可能包括所有方面：核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军事和私营部门、宗教界、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sup>19</sup>

26. 《不扩散条约》旨在促进人类博爱，最终实现和平与发展。面对我们全球化世界的挑战，这一点会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因为这些挑战要求通过实实在在的联合举措来加强多边主义。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之际，罗马教廷回顾，迫切需要一种兼具责任、团结及合作式安全的现代全球道德观。在这场大流行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是四分五裂，这种局面使得更加难以解决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sup>20</sup> 这种四分五裂局面是 2020 年审议大会必须面对的最切实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揭示《不扩散条约》序言中所载的团结信息。

27. 《不扩散条约》序言坚决谴责核战争，因为其中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sup>21</sup> 从这一非常明确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各国同意将核战争视为一种主要威胁；第二，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核战争，才能保障整体安全。核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失败，而且是人类的失败，也是我们对全人类的尊重的失败。

28. 此外，使用核武器违反了各国可以根据《宪章》、特别是第五十一条行使自卫权的两个条件。通过分析该条和国际法院的裁决，看起来对武装攻击做出的反应如果要证明是正当的，首先这种反应要与受到的攻击相称，其次不应为终极措施提供借口。然而，使用核武器确实会违反这两个条件。

29. 因此，为了符合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法原则，通过第一次打击或第二次打击使用核武器的做法都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核轰炸必然是极不相称的，会对其所针对的国家产生终极的后果。面对平民、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不可避免会受到的影响，唯一站得住的结论似乎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其正当防卫权利作为使用核武器的理由。

30. 此外，核武器即使只用于威慑目的，也从来不是一种防御手段，而永远是一种威胁，因此违反国际法，改变国家间关系，并减少和平的可能性。

31. 《不扩散条约》序言明确宣布：“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必须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sup>19</sup> 教皇方济各，对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并导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的联合国会议的致辞，2017 年 3 月 23 日，纽约。

<sup>20</sup> “Fratelli Tutti”，第 7 段。

<sup>21</sup> 《不扩散条约》序言，第 1 段。

或政治独立”。<sup>22</sup> 各国重申《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载的承诺，即不仅避免使用武力，而且避免威胁使用武力。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鉴于核武器的极端威力和前面讨论过的脆弱性，似乎很难不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而当其中一些核武器处于预警即发射的态势时则更是如此。“的确，核威慑制造了一种基于相互毁灭威胁的恐惧气氛”。<sup>23</sup> 在这方面，不扩散和裁军既是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道德责任，也是法律义务。

32. 考虑到这一点，罗马教廷谨此提出一个基于人类博爱和团结的前瞻性愿景。正如教皇方济各所说的，“和平和国际稳定与试图利用对相互毁灭或威胁彻底摧毁的恐惧是不兼容的。只有基于团结与合作的全球道德，才能实现和平和国际稳定，以造福于由今天和明天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相互依存和共同责任塑造的未来”。<sup>24</sup>

33. 认为一些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同其他国家的集体安全与和平可以分开，这是具有欺骗性的。从源于所有人共同尊严的人类博爱理念中得到启发，有必要从道德角度质疑核威慑和相互恐吓的做法。核威慑导致个人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导致这些关系不是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力量支配的基础上。恐怖怎么能构成人类关系的基础，更不用说对博爱的追求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核威慑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因为它并不创造稳定或稳固的和平。威慑概念不能与威胁使用和(或)实际使用的概念分开。毕竟，研究、生产、规划、培训和现代化已经是“使用”的第一个部分。“使用”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以“按下按钮”为最终结果的几个步骤的一部分。如果威慑起作用，那么为什么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如此坚持推动不扩散？从威慑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核武器将等同于更多的和平。那么，威慑理论显然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基于这种考虑，认为核战争是不可能的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前后矛盾的。如果核武器存在，如果核武器被几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如果核武器继续更新，新的核战争的情景就是实实在在的。

34. 教皇方济各强烈反对整个核武器体系，称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并因此谴责使用核武器、基于核武器的威慑和拥有核武器。<sup>25</sup>

35. 关于需要等待更有利于裁军的国际安全程度的提议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即是裁军领域最温和但最真诚的举措，也将是对创造这种全球环境的重要贡献。

<sup>22</sup> 同上，第 12 段。

<sup>23</sup> 教皇方济各，“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的讲话”，2020 年 9 月 25 日，纽约。

<sup>24</sup> 同上，“关于核武器的讲话”，2019 年 11 月 24 日，日本长崎。

<sup>25</sup> 我们不能不“真正关切任何使用核装置的行为所造成的灾难性人道和环境影响。如果我们还考虑到由于任何失误而发生意外引爆的风险，那么威胁使用核武器和拥有核武器就应受到坚决谴责。因为核武器的存在是为了消除一种恐惧心理，而这种心理不仅影响到冲突各方，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国际关系不能受制于军事力量、相互恐吓和炫耀武器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只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它们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成员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这种和平共处必须从团结的道德观中得到启发”。教皇方济各，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和实现整体人类裁军的前景”国际专题讨论会上的讲话，2017 年 11 月 10 日。

36. 正如《不扩散条约》序言所回顾的那样，没有核裁军就不可能有和平，我们都应该在 2020 年审议大会期间本着坚定和协商一致的精神走这条道路，同时铭记，正如这场大流行疫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自己未来的安全取决于保障其他国家的和平安全。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和平、安全与稳定，就根本无法享有和平、安全与稳定。

#### 四. 从审议大会到无核武器世界

37. 在上述论点的框架内，罗马教廷强烈赞成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理由如下：

(a) 基于核武器的防卫体系在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国际安全威胁方面是不足和不适当的；

(b) 使用核武器会造成灾难性的人道和环境影响；

(c) 浪费和错误分配大量人力和经济资源来实现核武器的现代化，而这些资源是从实现和平、整体人类发展和整体安全等目标的复杂工作中抽调出去的；

(d) 仅仅拥有这些武器产生了持久的恐惧、不信任和反对气氛，而这种气氛带来了消极后果。

(e) 常规武装冲突升级到使用核武器是非常危险的。

38. 罗马教廷坚定地认为，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符合《不扩散条约》序言中概述的目标：

愿意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国间信任的加强，以利于按照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停止制造核武器、清除其现有全部储存并从国家武库中取消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sup>26</sup>

39. 《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也体现了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该条规定所有缔约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40. 随着现有军备控制制度的自然消减和新一代核运载工具的开发，数十年以来的威慑战略已经变得过时。新出现的多极核军备竞赛以及我们目前目睹的不断升级的核言论，使得在全面彻底裁军背景下实现核裁军变得更加紧迫。罗马教廷敦促所有缔约国采取积极步骤，履行其根据第六条做出的承诺。

41. 为了协助促进全面彻底裁军，罗马教廷鼓励从消极的安全观念转向积极的安全观念。罗马教廷重申“和平不能‘降低为仅仅维持敌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和平

<sup>26</sup> 《不扩散条约》序言，第 11 段。

也不是由独裁带来的’ ”，<sup>27</sup> 因为和平必须建立在正义、社会经济发展、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所有人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在各国人民之间建设信任的基础上。

42. 罗马教廷鼓励国际社会对安全的含义采取不同的心态。有必要就安全的概念进行一次“道义革命”。“我们自己未来的安全取决于保障其他人的和平安全，因为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平、安全与稳定，就根本无法享有和平、安全与稳定。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我们都对我们兄弟姐妹现在和未来的福祉负有责任”。<sup>28</sup>

43. 只要各国作为自私自利的孤立实体行事，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安全，就永远不可能采取持久和整体的办法实现裁军。有必要从竞争的视角转向合作的视角。在这方面，有必要就下列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国际社会的性质、哪些规范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如何建设国际社会、什么样的行为不符合这一秩序以及什么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诸如正义、互信和创建信任措施等。友好和博爱的理想不仅应适用于个人，而且应适用于国家和民族。

44. 正如教皇方济各所告诫的那样，“如果我们继续认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是通过恐惧或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威胁进行威慑，那么光靠规则本身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心灵的转变和争取生命、和解和博爱文化的胜利。一种在寻求共同命运的过程中能够承认和尊重多样性的博爱”。<sup>29</sup>

45. 在这方面，对话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个过于两极化的世界中，罗马教廷一直敦促各国把放下武器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并一贯支持解决问题和使邻国实现和解的对话道路。遗憾的是，威胁的语言汹涌一般再次进入政治论坛，对国家之间的博爱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要求缓和局势、实现稳定、开展对话和建设性合作，以期逐步重建已经被严重破坏的信任。虽然损害国际社会的行动应受到谴责，但今天更重要的是积极强调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建设国际社会和加强人类团结。

46. 罗马教廷根据其具体性质和可能性，致力于支持本次审议大会的以下倡议，并推进其他建立信任措施，最终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 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十项提议

#### 1. 《不扩散条约》

47. 至关重要的是要继续支持不扩散努力和履行第六条规定的义务，以期复兴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这些目标应有具体和明确的时间表；否则，这一倡议就有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并且势头会有增无减，直到认为有必要拥有核武器为止。

48. 在这方面，罗马教廷要着重指出对话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作为旨在避免意外冲突的合作战略的价值。只有缓和局势、对话、合作和建立信任才能带来真正的

<sup>27</sup> 《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教会的牧师章程》，Gaudium et Spes，1965年12月7日，第78段。

<sup>28</sup> 教皇方济各，“对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维也纳会议的致辞”，2014年12月7日。

<sup>29</sup> “关于核武器的讲话”。

和平。赢得真正的和平所需要的英勇和承诺不亚于赢得一场战争。需要更多赢得和平的“英雄和老兵”。

49. 罗马教廷还认为，恢复关于在有效控制与核查制度下限制军备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正式讨论，将极其有利于推进《不扩散条约》的工作和目标。由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承诺已经被忽视了太长时间，更因为当今核军备竞赛的加速性质，与第六条重新衔接是缔约国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上面临的一项特殊挑战。

## 2.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50. 罗马教廷表示继续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除了使用核武器将造成灾难性的人道后果，核武器的存在也增加了对民众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风险。应当着重指出，核武器试验对公共卫生和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影响到文化遗产、粮食安全、水安全、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并造成土地没收和民众流离失所等长期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前几次审议大会呼吁停止所有核武器试爆。

51. 罗马教廷批准并加入了该《条约》，以此表明其长期的信念，即禁止核试验、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密切相关，必须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尽快实现。

52. 由于罗马教廷重视该《条约》，认为它是促进和平与全球安全的多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条约》每多一年不生效，都是在清楚地提醒人们，《条约》带来的前景和希望尚未成为现实。

53. 考虑到当代对和平的威胁，从核扩散的持续挑战到一些核武器国家核武库的重大现代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以及在此之前继续现有的暂停核试验就更加是当务之急。罗马教廷随时准备支持实现该条约生效的一切努力及其对确保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贡献。

## 3. 无核武器区

54. 这些也在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们补充和加强了《不扩散条约》，以责任道德取代了恐惧和不信任的逻辑。其存在和广大的覆盖面有力地表明了各国的决心以及各国人民对真正和平的渴望。对 2020 年审议大会特别重要的是要再做努力，根据大会以往各项决议(1974 年第 35/147 号、1990 年第 45/52 号、1995 年第 50/66 号决议)以及(1995 年、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决议和决定，创建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 4. 《禁止核武器条约》

55.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生效鼓励和加强了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既可能也必要”的信念，而该条约的目标也体现在《不扩散条约》的精神中。促成《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人道主义倡议”运动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间社会推动的一项努力，目的是从根本上重新界定有关核武器的讨论，以便能够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由于《禁止核武器条约》和《不扩散条约》都是由同样的崇高目标驱动的，因此它们相互加强并彼此补充。尚未成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可设法与该《条约》进行建设性的衔接，并探讨如何就受害者援助和环境修复等问题进行合作(第 6 条)。罗马教廷签署并批准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同时铭记其根据

第 12 条承担的义务，认为按照《条约》第 4 条第(6)款的要求，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健全的“主管国际机构或多个主管国际机构”，也符合所有国家(无论是缔约国还是非缔约国)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禁止核武器条约》，对核查作出严格规定。

## 5. 减少核风险

56. 今天，大国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也已经增加。因此，当我们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减少核风险以及任何事故、误判或常规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时，一次成功的审议大会将特别有益。罗马教廷欢迎并支持各种减少核风险的措施，<sup>30</sup> 认为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维持现状和使现状正当化的目的，而是旨在实现裁军。

57. 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行动比就朝着裁军迈出的最小一步达成协议更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在这方面，减少核风险措施还强调，我们都在一个人类大家庭里。

## 6. 在“信任但核查”的格言下促进透明度与核查

58. 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就需要采取严格的核查和遵守措施，而这需要合作。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将需要并必须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架构，但也应赞赏其他核查倡议。重要的是这种核查倡议要取得成果。在这方面，值得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来加强可靠的核查。核查工作除了是一项非常宝贵的建立信任措施之外，也是根据众所周知的格言“信任但核查”确保条约效力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为了避免核扩散危险，非常需要原子能机构在保障监督、透明度、核查和衡算方面制定适当的标准，以确保各国之间的核技术发展和原材料转让不会被转用于核武器。<sup>31</sup> 更一般地说，各国必须避免做出旨在助长核武器、运载系统和投射系统任何形式的“纵向扩散”(核武库的扩大和现代化)或“横向扩散”(核风险的地域扩散)、并且可能成为有害先例的决定或战略。

## 7. 恢复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防火带，包括排除两用武器

59. 核武器国家重新尊重防火带，有可能会减少核战争风险，为核军备控制和裁军创造更坚实的条件。三个步骤将把防火带建设成今天的核竞争：(a) 防止发展或部署潜射巡航导弹等低当量和双重用途武器；(b) 联合采取威慑/不首先使用的宣示性政策和(c) 遵守目前反对使用核武器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 8. 重建军备控制制度的步骤

60. 核裁军的法律架构就像一幅马赛克，其碎片是国际核机制的不同组成部分：《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旨在缔结《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无核武器区、原子能机构的

<sup>30</sup> 例如，鼓励作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担保，重申里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即“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就对一国的武器和运载系统确定总体限制达成协议，主要以适当的常规手段应对核威胁，以便不刺激核升级，恢复冷战后时期采取的某些减少威胁和危机管理举措，包括减少威胁中心、热线电话、危机管理协议、军方之间的交流以及防止盗窃裂变材料的努力。

<sup>31</sup>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第三.A.5 和第十二.A.5 条。

保障监督协定以及《新裁武条约》等双边协定。一些国际核军备控制文书要么尚未生效，要么没有得到一贯执行。其他文书要么已经被抛弃，要么任其过期。

61. 特别重要的是缔结一项中间核力量协定，重新启动《开放天空条约》(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一种保证)，以及启动旨在禁止外层空间武装战斗的谈判。为了克服军备控制制度崩溃而随之产生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势，并为了对抗多边协定遭受的压力，所有各方都应培养对话精神。

## 9. 和平与发展教育

62. 如果国际关系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就不可能实现裁军。重要的是要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成为和平建设者；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发展和平研究，并进一步推动裁军。

63. 以往的审议大会都强调，裁军和不扩散教育作为推进《条约》各项目标的有用和有效手段，对于支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可以与科学技术界一道，通过跨越国界的协作，在帮助提高公众对核威胁以及对寻求整体安全的认识方面发挥有影响的作用。

64. 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对于提高对核武器给后世后代所带来的风险和后果的认识也很重要。在这方面，罗马教廷将加强参与，并鼓励所有教育机构、特别是许多天主教机构(全国主教会议、天主教大学等)，更加积极地创造和平文化和关爱文化，从而帮助实现核裁军。

65. 罗马教廷还支持核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技术合作，同时推动在人类健康、水和环境、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智能农业等领域和平利用核技术。

## 10. 设立一个全球基金

66. 罗马教廷回顾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合作的办法进行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谨此重申关于设立“一个全球基金”的提议，正如教皇圣保罗六世首次敦促的：“从军事开支中留出一部分资金，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sup>32</sup> 在 *Fratelli Tutti* 中，教皇方济各呼吁：“用花在武器和其他军事开支上的钱，让我们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以便最终可以结束饥饿，有利于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使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会诉诸暴力或虚幻的解决办法，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寻求更有尊严的生活”。<sup>33</sup> 这个基金是当代迫切需要的“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表达方式，<sup>34</sup> 呼应了镌刻在联合国入口街对面的先知以赛亚的话，而在粮食不安全问题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今天，这些话再贴切不过了。<sup>35</sup>

<sup>32</sup> 圣保罗六世，通谕《人民的进步：论人民的发展》，第 51 号，1967 年 3 月 26 日。

<sup>33</sup> “Fratelli Tutti”，第 262 段。

<sup>34</sup> 以赛亚书 2：4。

<sup>35</sup>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21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实现粮食体系转型，保障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确保人人可负担健康膳食》(罗马，粮农组织，2021 年)。

## 五. 结论

67. “今天，很难用和平的逻辑来思考。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战争的逻辑来思考。[……]事实上，通过对武器的大量投资和大规模的武器贸易，战争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准备就绪。令人痛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对和平的热情在最近几十年中已经消退，国际社会的进步也是如此，因为少数几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寻求拓展势力空间和区域。这样，不仅和平，而且许多重大问题，如与饥饿和不平等作斗争，都不再列在主要政治议程的清单上”。<sup>36</sup>

68. 核武器仍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们不仅影响到核武器国家，而且影响到《不扩散条约》的其他非核签署国、非签署国、未获承认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核保护伞”下的盟国。它们还影响到后代和我们的家园——地球。减少核威胁和实现裁军需要一种全球道德观。现在，技术和政治相互依存的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团结的道德观；而根据这种道德观，我们彼此合作，以实现一个不那么危险、在道义上负责任的全球未来。<sup>37</sup>

69. 我们现有的裁军条约不仅仅是法律义务。它们也是基于国家及其代表之间信任的道义承诺，植根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包括后代在内的全人类都有道义上的利害关系。

70. 罗马教廷本着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既可能也必要的信念，鼓励所有缔约国重新树立紧迫感和承诺的信念，本着《不扩散条约》的精神和文字，达成实实在在并且持久的核裁军和不扩散协定。毕竟，这些都是《不扩散条约》序言中庄严宣布的相同目标。

71. 具体而言，现在是质疑拥有和使用核武器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了。安全、和平与稳定是人类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之一。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是对这一渴望的回答；事实上，这些武器似乎总是阻挠实现这一渴望。试图通过由恐惧和不信任心态维持的虚假安全感来捍卫和确保稳定与和平，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毒害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阻碍任何形式的对话。

72. 面对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上述许多安全挑战，在执行《不扩散条约》方面是没有余地继续缺乏进展的。为了重新申明其相关性和价值，缔约国必须认识到，某些问题应该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和议程，各国应该对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出现用核战争来自我毁灭的情形。为了我们的生存和福祉，为了我们的儿童和后代，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团结、博爱和正义的世界，让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都得到保障。明天可能就太晚了。

---

<sup>36</sup> 教宗方济各，“对当局、民间社会和外交使团的讲话”，2022年4月2日，马耳他。

<sup>37</sup> 《核武器：到了该裁撤的时候》，罗马教廷在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维也纳会议上提交的文件，2014年12月8日。